



大唐游侠传  
中

梁羽生

## 目 次(中)

- 第十四回 龙眠谷里掀风浪  
玉树山头伏杀机 ..... (246)
- 第十五回 爱儿被夺仇无解  
身世难明恨正长 ..... (267)
- 第十六回 强藩作乱囚朝使  
侠士重来陷敌围 ..... (284)
- 第十七回 难分爱恨情惆怅  
说到恩仇意惘然 ..... (300)
- 第十八回 客店中宵闻警报  
边关千里起烽烟 ..... (317)
- 第十九回 践约远来人不见  
传言难信事堪疑 ..... (337)
- 第二十回 胡骑肆虐名城坠  
壮士挥刀胆气豪 ..... (353)
- 第二十一回 挑起谷中龙虎斗  
可怜剑底女儿情 ..... (374)

- 第廿二回 胡骑已践中原地  
汉帜方张细柳营 ..... (394)
- 第廿三回 情债难偿愁脉脉  
相思未了恨绵绵 ..... (412)
- 第廿四回 追寻狡兔翻三窟  
惊见魔氛盖九天 ..... (437)
- 第廿五回 龙蛇混杂疑终释  
乳燕孤飞意惘然 ..... (450)
- 第廿六回 陌路相逢奸计泄  
深宫又见逆谋生 ..... (472)

## 第十四回 龙眠谷里掀风浪 玉树山头伏杀机

铁摩勒横刀硬劈；他拚着与敌人同归于尽，这一招是将段珪璋教他的剑法化到刀法上来，近身肉搏，凶猛无比。可惜他这套剑法还未练得十分纯熟，剑法主柔，刀法主刚，他将剑法化为刀法，刚多柔少，中路的攻势虽猛，侧翼却露出了空门。王燕羽本领比他高明得多，一见有破绽可乘，立即一个滑步回身，喝一声“着！”剑锋已戳破了他的衣裳，剑尖触及了他的肌肤。

铁摩勒肋下一片冰凉，心中方自叫道：“我命休矣！”想不到那少女突然把短剑抽了出来，悄声说道：“你的胆子果然大得可以，赶快走吧，我饶你一次！”铁摩勒呆了一呆，喝道：“谁要你饶？”猛地又是一刀斫去！

王燕羽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你别大叫大嚷成不成？当心让我爹爹听到了！”不知怎的，她见铁摩勒勇气过人，竟然暗暗的欢喜了他。好在这时，台上台下都在高呼酣斗，王伯通忙着指挥党羽围攻辛天雄这一班人，没有留心听铁摩勒的叫喊。

铁摩勒存心与她拚命，一口气连劈了三刀，王燕羽怒道：“你这臭小子真是不知好坏！”短剑横披，也展开了进手的招

数，激战中一招“玉女投梭”，欺身直进，剑光如练，迳点他的脉门，想把他的扑刀打出手去。

就在这刹那间，王燕羽猛觉微风飒然，来自背后，她虽然年纪轻，经验少，但自幼得异人传授，深明上乘的武功心法，应变甚为机警，当下左手骈指如戟，贴着铁摩勒的刀背一推，先把他推开，紧接着反手一剑，又将背后袭来的兵器荡开了。回头一看，只见这个赶来救铁摩勒的人正是韩芷芬。

王燕羽笑道：“原来是辛家姐姐，好极啦，我正想再领教领教你的武功！刚才你深藏不露，现在总该抖出两手，让我开开眼界了吧！”韩芷芬骂道：“你这狠心辣手的小魔女，今日我要叫你难逃公道！”王燕羽笑道：“是么？我若当真狠心辣手，你这位好朋友早没了命啦。不信你问问他去？”铁摩勒给她气得七窍生烟，那肯与她说话，迳扑上来，便与韩芷芬联手夹击。

韩芷芬用的一对判官笔，展开家传的穴点手法，笔笔都是指向她的要害穴道，她和王燕羽的武功各有所长，难分高下，但加上了一个铁摩勒，却占了上风。

台下展开了大混战，台上也正自杀得难解难分。南杜二人，背靠着背，刀剑联防，勇战群盗，无奈众寡悬殊，南霁云虽然大展神威，连伤了几个山寨的寨主，却兀是冲不出去。

酒丐车迟捧起一个大红葫芦，喝了满肚子酒，哈哈笑道：“这场武戏真是好看煞人也，哈，哈，俺老叫化也忍不着要来凑凑热闹啦！”凑近台前，张开大嘴，一股酒浪便喷了上去，登时有如来了一场暴雨，将台上的群盗冲得脚步歪斜，摇摇晃晃。尤其厉害的是，那股酒浪经他运用内家真气喷出，竟似铅弹一般，打着了便火辣辣的作痛，虽然未能致人死命，却也着实难当。

群盗中最厉害的一个名叫祝三胜，使的是一支七节虬龙鞭，这时正自展开“回风扫柳”的鞭法，卷地而来，缠打南霁云的双足，忽地被一股酒浪迎面喷来，登时面前只见一片白茫茫地，眼睛被酒气一薰，睁不开来，南霁云大喝一声，手起刀落，将他劈翻，包围圈立即被冲开了一个缺口，南杜二人，跳下了戏台。

王伯通的副手褚遂叫道：“车老二，你我本来是井水不犯河水，你这样胡来，未免太不给主人面子啦！”车迟笑道：“你们又不请我喝酒，我为什么要卖你们的面子？再说，你是知道老叫化的脾气的，我酒瘾一发，也就顾不得什么面子不面子啦！来，来，来！你不请我喝酒，我可要请你喝一点！”一张口，又把酒向褚遂喷去，褚遂大怒，一记劈空掌将酒浪冲开，和车迟打在一起。车迟因为和他是相熟的朋友，手下留情，喷他那口酒也未曾运足内劲，只是和他开开玩笑而已。不料褚遂却动了真怒，他的真实本领虽然远远不及车迟，但他却长于近身缠斗的擒拿功夫，王伯通请来的几个一流好手，这时也都拥上前去，帮褚遂合战车迟。

南霁云正要冲出去与辛天雄会合，忽地一股劲风向他扑来，却原来是王伯通的儿子王龙客到了。王龙客这时已识穿了南霁云是谁，冷笑说道：“姓南的，昨日我爹爹手下留情，让你逃下飞虎山，你今日又乔装来此打闹，算得什么英雄好汉？”南霁云喝道：“住口，你两父子甘做安禄山的鹰犬，还敢与我谈论什么是英雄好汉的行径么？”抡刀便劈，王龙客也不打话，举扇相迎。当下又是一场凶猛的厮杀！

众好汉分成几堆厮杀，其中斗得最激烈的还是韩湛与精精儿这对。精精儿早已拔出了“金精铁剑”，但韩湛只凭着一双

肉掌，掌劈指戳，却似手中捏着了两般兵器，掌劈之时，切、削、勾、拿，如同伸出了一柄五行剑，指戳之时，更赛似五枚判官笔同时点来！饶是精精儿矫捷非常，且又仗着宝剑，却竟然奈何不了他的一双肉掌。

精精儿出道不过数年，韩湛早已隐居，他尚未知道这个自称金鸡山的一个“小头目”竟是天下第一点穴名家，不由得心中大骇。激战中韩湛用了一绝“拂云手”，似劈，似按，似点，似戳，掌指兼施，变幻莫测，精精儿已经闪得快极，但仍然给他的食指在小臂上划了一下，登时“玉衡”“瑶光”“曲池”三处穴道都是一阵酸麻，幸而精精儿的闭穴功夫也有了相当火候，而韩湛又不是用重手法点他，因此尚不至于当场栽倒！

这时，王伯通也已指挥得力的手下，将辛天雄困在核心，他只见辛天雄乃是主谋，因此才亲自出马，决意将他生擒，立威傲众。萨氏双英与辛天雄并肩作战，这三人的武功虽然不弱，但双拳难胜四手，好汉不敌人多。在重重围困之中，却是冲不出去。

韩湛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见辛天雄被困核心，险象环生，当下一招“拂云手”将精精儿迫退之后，立即沉声喝道：“看在你师兄的份上，我不伤你，你还不与我滚开！”精精儿吃了一惊，道：“阁下尊姓大名？”韩湛道：“你回去问你师兄，自然知道。我没功夫与你说话！”一声长啸，立即腾身跃起，向王伯通、辛天雄那边扑去。

精精儿那里还敢再追，心中想道：“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，他认识我的师兄，我总以不惹他为妙。”正在此时，王伯通父子都发出了呼援的叫喊，按说精精儿该去助王伯通一臂之力才对，但他对韩湛已有了几分怯意，念头转了几下，终于舍了王

伯通，却去帮助他的儿子。

南霁云对王龙客憎恨已极，一刀紧似一刀，刀刀向他的要害招呼，杜百英展开青城剑法，抵挡其他敌人，战到三十余招，王龙客已抵挡不住，虚晃一招，便要抽身，南霁云大喝一声：“着！”一刀向他当头劈下。杜百英急忙叫道：“将这小贼擒住，不必杀他！”

南霁云一听便知道杜百英的意思，那是要将王伯通的儿子擒来作为人质。心中想道：“对，只怕也只有此法，方能迫令王伯通解围。”好个南霁云，心念一转，招数立变，宝刀扬空一闪，迅即从直劈而变为横斩，将王龙客的折铁扇封出外门，左臂一伸，使出“游龙探爪”的擒拿招数，迳抓王龙客的琵琶软骨。

可是，高手比斗，相差只是毫黍，王龙客武功非同泛泛，南霁云这一下变招虽快，却给了王龙客脱险的机会，就在南霁云的手指将沾及他的衣裳之际，他已是一个“金鲤穿波”，倒翻出去。

南霁云大怒，使出“登云踪”的轻身功夫，也跃了起来，如影随形，跟着一刀斩下，忽地一条人影从对面撞来，疾如奔马，只听得“咣”的一声，刀剑相交，火花四溅，那人叫道：“好刀法，阁下敢情是魏州南八么？”

来的这人正是精精儿，他在这瞬息之间，一手带开了王龙客，又接了南霁云一刀，确是身手不凡。南霁云朗声说道：“不错，魏州南八，正是区区。阁下这副身手，却甘心为虎作倀，不是太可惜了么？”

精精儿笑道：“此地不是辩论之所，今日也不是辩论之时。前日在飞虎山上未曾领教，深觉遗憾，好在今日又得相逢，我



先领教阁下的刀法，然后再听你的教训如何？”这时，王龙客已站稳脚步，定下心神，想起刚才那一刀之辱，又羞又怒，抢上来道：“正是，今日之事，胜者为强，何必与他多说废话！”折扇一挥，先攻上去。精精儿本来不欲以二敌一，但他已知道王龙客绝不是南霁云的对手，他是王伯通卑辞重宝礼聘而来的人，刚才因有韩湛在场，他不敢去援助王伯通，已自觉得不好意思，若是如今再让王伯通的儿子遇险，那如何说得过去？

南霁云的武功与段珪璋在伯仲之间，按说也输不了精精儿多少，可是一来他已激战了半个时辰，二来王龙客也是一个劲敌，因此双方交手，还不到二十招，南霁云便已险象环生。杜百英杀退面前几个敌人，冲上来与他会合，形势稍为好转，但杜百英也已到了力竭筋疲的时候，所以仍是不能将局面扭转过来，只有招架的份儿。

正在吃惊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夏姑娘来啦！”王龙客怔了一怔，定睛看时，只见夏凌霜柳眉倒竖，满面怒容，将迎接她的那个小头目一掌推开，已是挥剑杀了到来！

南霁云见夏凌霜突如其来，也是心头一震，精精儿何等厉害，一见有破绽可乘，立即便是“唰”的一剑闪电般向南霁云刺去！

夏凌霜正好赶到，青钢剑挽了一朵剑花，一招“平沙落雁”，弯腰出剑，刺精精儿的足根，两人动作都快到了极点，只见精精儿“咦”了一声，箭一般的射了出去。原来夏凌霜这一剑来得恰到好处，正是攻敌之所必救，因此饶是精精儿武艺高强，也不得不先避开她这一剑，结果是南霁云和精精儿都没有受伤。

王龙客呐呐说道：“夏姑娘，你当真要与我作对么？你，你，

你听我说……”夏凌霜斥道：“你们父子的所作所为，我现在都已经知道了，还说什么？”王龙客道：“怎么，咱们之间已经无话可说了么？”夏凌霜道：“好，我只要再问你一句话，你们是不是已把段侠谋害了？”王龙客道：“这个么？并没有呀！”夏凌霜道：“为何我找不着他？”王龙客道：“这个么？这个——”他吞吞吐吐，欲说还休，铁摩勒已在那边叫道：“夏姑娘，段大侠还在人间，我知道他的消息，咱们冲出去再说！”夏凌霜道声：“好！”猛地向王龙客喝道：“你还不给我滚开！”反手一剑，嗤的一声，将王龙客的一条衣袖斩了下来，王龙客面色惨白，踉踉跄跄的倒退几步，摆摆手道：“让她出去。”

精精儿道：“且慢，我还要再看她两招剑法！”回身扑上，夏凌霜冷笑道：“你就看吧！”青钢剑唰的刺出，方到中途，已接连变了三个招式，精精儿施展腾挪闪展的功夫，也在这瞬息之间，攻出了四招，两人的宝剑没有碰上，但却是招招惊险，每一剑都足以致对方死命。若论剑招的迅捷，那是精精儿稍胜一筹，但若论到剑法的奇诡，那又是夏凌霜稍胜一筹了。精精儿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心中想道：“我只道与师兄联手，便可以横行天下，那知武林中竟有这么多高手，那姓韩的不必说了，只是这个年轻的女子，我若要胜她，只怕也得在百招开外！”

这时韩湛已把王伯通这一班人杀退，与辛天雄突出重围，精精儿已知今日难以讨好，虚晃一剑，跟着王龙客退走。

韩芷芬扬声叫道：“爹爹，就是这位夏姑娘。”韩湛道：“多承姑娘相助，咱们外面再叙。”

铁摩勒、韩芷芬二人，被王燕羽、石家兄弟等围住，尚未能突破包围，夏凌霜走过去道：“小妹妹，那晚我错疑你了。”运剑

如风，替她杀退了石家兄弟，王燕羽怒道：“我哥哥好心对你你却将我兄妹当作仇人！”侧身一剑挡开了铁摩勒的扑刀，横掌就向她当胸劈下。这一招对铁摩勒是虚，对夏凌霜是实，当真是狠辣非常。

夏凌霜喝声：“撒手”，一招“春云乍展”，剑尖上吐出碧莹莹的寒光，倏的刺到了王燕羽持剑的手腕，她也是剑掌兼施虚实并用，正是以毒攻毒，解招还招的绝妙手法，而且她的武功较王燕羽又要胜过一筹，虽然掌击乃是虚招，但那一掌向王燕羽顶门拍下，有如奔雷骇电，声势也极是骇人。王燕羽究竟临场经验较少，一时间分不出究竟是剑实掌虚，还是剑虚掌实，说时迟、那时快，但听到“唰”的一声，陡然间只觉得手腕上好似被利针刺了一下，王燕羽吓得魂飞魄散，尖叫一声，短剑登时脱手飞出，铁摩勒一刀斫去，她早已溜进了花树丛中。低头一看，手腕上有三点红点，幸喜只是戳伤了一点点表皮。

铁摩勒叫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他那里知道夏凌霜乃是手下留情，要不然，若是剑招用实，王燕羽的一支手早已断了。

车迟笑道：“褚老大，我的朋友都要走啦，剩下我一个人打架没甚么意思，我也要失陪啦！”蓦地一个转身，将两个正在向他攻击的盗魁拉着，反手一推，送到了褚遂的跟前，褚遂的大擒拿手已经发出，双手一抓，恰恰抓着这两个人，只痛得他们杀猪般似的大声叫喊，气得褚遂七窍生烟，连忙松手，那酒丐车迟早已与韩湛他们会合，杀出去了。王伯通暗通安禄山之事被揭发后，不但邀请来的贺客散了十之七八，连他的党羽也有一半离心，还剩下的那班忠心于他的死党，见敌人如此厉害，王伯通和精精儿都不敢去追，他们也就只是虚张声势，吆喝一番，不消片刻，韩湛这一千人便已闯出了龙眠谷。

韩湛一看，后面已然没有追兵，哈哈笑道：“这一仗虽然没有获得全胜，亦已令得王伯通众叛亲离，绿林豪杰，想来也不会再受他们父子之骗了！”

车迟忽然走近夏凌霜身边，摇头晃脑的向她上上下下打量一番，啧啧赞道：“好一位美貌的姑娘，真像冷女侠当年！”他说话之际，酒意薰人，夏凌霜大不高兴，心里又在暗暗奇怪：“这臭叫化怎么知道我的来历？”

车迟解下葫芦，喝了一大口酒，说道：“我叫酒丐车迟，夏姑娘想必听得令堂说过？”夏凌霜道：“没听说过。”车迟碰了一个钉子，哈哈一笑，似乎想说什么话却没说出来，只好用笑来掩饰窘态。

南霁云为了免至场面尴尬，说道：“夏姑娘，今晚多承相助，这厢道谢了。”

夏凌霜道：“你这个人怎么婆婆妈妈的，谢什么？你护送我的段叔叔，我也还未曾向你多谢呢。”南霁云也碰了她一个软钉子，但心里却是甜丝丝的，因为夏凌霜虽然是责备他，但语气之中，显然已是把他当作自己人了。

夏凌霜道：“摩勒，你刚才说到段叔叔要往凉州玉树山清虚观，为的何事？”铁摩勒在路上已把那日在飞虎山发生的事情说了一半，这时便续下去道：“是空空儿请他们夫妇去的，要将孩子交还他们。”夏凌霜道：“哦，原来如此。这么说，比起他的师弟来，空空儿倒还不算一个坏人了。”韩湛插口道：“这几年来我虽没有见过空空儿，却颇留心他的行径，他是有点任性胡为，而且因为所向无敌，在江湖上声名鹊起，也不免骄傲了些，但却未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恶事。这回他是受了王伯通父子之骗的。”

夏凌霜听他们一再提起王伯通父子，心中感到有些难过，低下头便不再搭话，南霁云道：“夏姑娘以前是怎么认识他们的？”夏凌霜道：“这有什么奇怪，在路上碰上的。在江湖上行走，那一天不碰见生面的人？我又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绿林大盗！”南霁云再碰了一个软钉子，心里感到又酸又甜，从神情语气看来，南霁云可以猜测得到：夏凌霜以前可能对王龙客有些好感，甚至有些情意，但现在已是烟消云散了。

韩湛道：“寒舍离此已不到三十里了，夏姑娘请到舍下歇歇如何？”夏凌霜道：“多谢韩老前辈好意，我早与段大侠有约，要到飞虎山看他的，因事耽搁，迟了几天，想不到便发生了这样的变故，现在既已知道了他的消息，我想赶到玉树山去会他。”说罢，一声长啸，一匹小白马从林中疾跑出来，转眼间便到她跟前停下，铁摩勒大为羡慕，说道：“这匹白马看来不起眼，却比我父亲当年那匹红鬃马还要好些！”

夏凌霜跨上白马，拱手向众人道别，南霁云忽道：“夏姑娘，我还有一句话说。”夏凌霜道：“什么？”南霁云道：“关于皇甫嵩那件案子，我回去问我的师父，或者可能知道一点端倪，最少也可以帮你再找到他。请姑娘留下个地址。”夏凌霜道：“我行踪无定，还是我去找你方便些。我见过了段叔叔后，和他一道到九原找你吧。”南霁云大为高兴，叫道：“好，我在九原郭太守府中等你！”马铃叮当，夏凌霜已经去了。铁摩勒道：“南叔叔，人家走远啦，你好像还有话未曾说尽似的，怎么又不早叫着她？现在来不及啦，咱们也该走啦！”

南霁云面上一红，道：“小鬼头，油嘴滑舌！”车迟忽地问道：“皇甫嵩的案子？那位夏姑娘是不是要向皇甫嵩报仇？”铁摩勒道：“不错，但这件事情还是个疑案。皇甫嵩说不是他干

的，段叔叔却又认为是他。”车迟道：“慢着！慢着！她是给谁报仇？是给她的妈妈报仇么？”南霁云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车老前辈敢情是清楚此事。她并没有说是为她妈妈报仇，只是说要奉母命给江湖除害。但据段大侠所言，当年在洞房之夜遭皇甫嵩害死的那个新郎就是她的爹爹夏声涛，而她却又似乎并不知道这件案子就与她的家庭有关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听了几方面的说话，反而越弄越糊涂了！车老前辈若知真相，可以为我们一释疑团么？”

车迟望了南霁云一眼，笑道：“嗯，你倒是很关心这位姑娘。”接着摇了摇头，又笑道：“这话还未到说的时侯。不过，我却可以替你办一件事情——”南霁云不觉又怔了一怔，心道：“我有什么事情要你代办？”车迟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“你心里未说的话我已经知道了！你放心，我一定替你做大媒！要是她不睬我这个臭叫化呢，我还有办法，我可以找小段帮我一同去说？”南霁云臊得满面通红，道：“老前辈，取笑了！”

车迟一本正经的说道：“谁说我是开玩笑的？我现在就去！老实告诉你吧，我到龙眠谷就是想等这位夏姑娘来的，可是她却好像讨厌我这个老叫化，好啦，现在我给她找到一位如意郎君，应该可以讨到她的欢喜了！”一晃身，果然拔步便走。

韩湛叫道：“车老二，你到玉树山若是见到了空空儿，就把王伯通暗通安禄山之事告诉他吧。他要是不信，你就说是我讲的。”车迟道：“我理会的！哎呀，我不能再耽搁了，再耽搁就追不上她啦！”

车迟去后，韩湛说道：“江湖三异丐，疯丐卫越嫉恶如仇，出手狠辣；西岳神龙皇甫嵩行事诡异，是正？是邪？尚难论定。只有这位酒丐车迟，虽然玩世不恭，却最是古道热肠，欢喜助

人。九流三教，都有他的朋友。不过他的毛病，也就是心肠太软，若非碰到了大奸大恶，轻易不会动怒。所以在他所交的朋友之中，好人坏人都有。”南霁云道：“他刚才不肯说，不知是否有意替皇甫嵩隐恶？”韩湛道：“我看这个或者还不至于，要是皇甫嵩当真干了那件血案，疯丐卫越和他都是夏冷二人的好友，卫越早就该与他联手将皇甫嵩干了！呀，这件血案当年轰动武林，也曾有许多侠客替夏家查究凶手，想不到如今过了二十年，还是未能破案！”

韩芷芬道：“爹爹，经过了今日龙眠谷这一场大闹，咱们只怕不能在此地安居了，不如也到玉树山去走一趟。”韩湛笑道：“我知道你是想去趁热闹。”韩芷芬道：“是呀。要是空空儿和段大侠夫妇再打起来，你也好去劝解。”韩湛道：“你若是怀着这个念头，那就准保失望。空空儿已经答应了将孩子交还他们，又怎会再打起来呢？”韩芷芬道：“你不怕他的师弟精精儿从中捣鬼么？”韩湛道：“我也曾防到这一层，但酒丐车迟已经去了，即算精精儿要去捣鬼，车迟也会赶在他的前头。我已经叫车迟替我传话，空空儿不信车迟也会相信我的。”顿了一顿，再说道：“我倒是担忧他们不会放过南大侠与铁少寨主，所以我打算今晚连夜起程，送他们到睢阳去。然后再和南大侠到九原去看郭令公，将王伯通与安禄山的事情告诉他，也好让他早作准备。据我推测，空空儿可能和段大侠化敌为友，将来也到九原来的。”南铁二人喜出望外，尤其是铁摩勒，他和韩芷芬年龄相若，相识之后，即甚为投合，正舍不得分离。

夏凌霜策马走了一程，忽听得背后有人大叫道：“夏姑娘，请等一等，俺老叫化有话要说！”夏凌霜回头一看，可不正是那

酒丐车迟？只见他背着大红葫芦，气喘吁吁的赶来，眨眼之间，已到马后。夏凌霜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心中想道：“我的坐骑乃是日行千里的宝马，这老叫化居然追赶得上，轻身功夫，岂非比空儿还要高强？”岂知车迟熟识道路，他是从小径抄过来的，不过，虽然如此，他的脚程之快，亦是足以惊世骇俗的了！

车迟张嘴说话，酒气喷人，夏凌霜心里已是讨厌之极，忍着气问道：“车老前辈有何话说？”车迟道：“听说你要杀那西岳神龙皇甫嵩？”夏凌霜道：“不错，他作恶多端，我是奉了母命，要为江湖除害。”车迟道：“这人你杀不得。”夏凌霜大怒，顾不得什么前辈不前辈，便即骂道：“胡说，依你的话，难道是我的母亲说谎不成？”车迟道：“你的母亲她不是说谎，这里头有误会。你母亲的仇人不是他！”夏凌霜道：“我母亲也并非与他本身有仇，但他曾害了不少人，所以我母亲定然要我杀他。我看，误会的是你。”车迟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不对……”夏凌霜见他神色语气非常奇特，诧道：“怎么不对？”车迟叹口气道：“呀，这话跟你说得明白，你母亲住在那儿，我和她说去！”

夏凌霜淡淡说道：“我妈不见外人，你有话就向我说。”车迟皱起眉头，似是欲说还休，夏凌霜愠道：“你不愿意跟我说，那就算了。我可要赶路啦！”提起马缰，放开马蹄便走。车迟又赶来叫道：“好，我便和你说！”夏凌霜已是极不耐烦，在马背上回头道：“你说吧，我听得见，不用大叫大嚷！”

车迟道：“皇甫嵩与那件血案毫不相关，对不住你妈的是另一个，这个人么……”夏凌霜道：“怎么样？”车迟道：“这个人虽是行为不端，但却也不能由你将他杀掉！”夏凌霜冷笑道：“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什么，哼，哼，皇甫嵩是好人不能杀，另一个坏人也不能杀，你的话真是好奇怪呀，哼，哼，不用说



啦，我知道你与皇甫嵩都是一丘之貉！”

车迟叫道：“你再听我一句话行不行？”一掠数丈，伸手便拉她的马尾叫道：“你知道你姓什么？你不姓夏，你的爹爹也不是夏声涛！”

夏凌霜大怒，反手便是一剑，厉声骂道：“放屁，你要撒酒疯便到别处去，我不能听你的污言臭语！”这一剑居高临下，劲道十足，凌厉非常，车迟并不想与她性命相搏。只得放开双手，一个“金鲤穿波”，斜窜出去，避开她这一鞭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夏凌霜早已“唰”的一剑，催动坐骑，绝尘而去。她这匹马乃是日行千里的宝马，夏凌霜将它放尽，当真有如追风逐电，车迟那里还追赶得上？

夏凌霜一口气跑出了十多里，余怒未息，但心里又觉得有点奇怪，暗自想道：“他虽然酒气薰天，却非醉得胡里胡涂的模样，难道他老远赶来，是存心向我胡说八道的么？”这么一想，不觉也起了怀疑：莫非他语里有因？但随即想道：“绝无此理！人人都说我似妈妈，我怎会不是她的亲生女儿？我妈妈只有一个丈夫，我的爹爹怎会不是夏声涛？哼，不管这臭叫化是否酒醉胡说，他总是侮辱了我的母亲！”可是，虽然夏凌霜不信车迟的话，心里却因此而蒙了一层阴影。当下想道：“段大侠是我爹妈的好友，待我见了他，再把这酒丐的疯语告诉他，看他怎么说？”

段珪璋和窦线娘为了急于要回孩子，日夜兼程，赶往玉华山，这日已到了山口，窦线娘认定空空儿是她母家的大仇，这次要向仇人讨回孩子，既觉气愤又觉尴尬，段珪璋一路开解，兀是未能消散她心头的郁气。